

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

独生子

〔西班牙〕克拉林 著
尹承东 沈根发 译

重庆出版社



独生子

〔西班牙〕克拉林 著
尹承东 沈根发 译

重庆出版社

Leopoldo Alas "Clarín"
SÚ Unico Hijo

本书据 Editorial Bruguera, S. A. 1985 年版译出
La presente edición ha sido traducida
mediante una ayuda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Archivos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Cultura y Deporte de España
本书由西班牙教育文化体育部图书、档案与图书馆总署资助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生子/(西班牙)克拉林著;尹承东等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6
(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

ISBN 7-5366-5069-8

I. 独... II. ①克... ②尹... III. 长篇小说-西班牙-近代
IV. 155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5029 号

(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

独生子

[西班牙] 克拉林 著 尹承东 沈根发 译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华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200 千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印数:1—3,000

ISBN 7-5366-5069-8/I·992

定价:14.00 元

主要人物

埃玛·巴尔卡塞尔	女贵族，堂迭戈·德巴尔卡塞尔的女儿
博尼法西奥·雷耶斯	埃玛的丈夫，戈赫奇的情夫
堂迭戈·德巴尔卡塞尔	埃玛的父亲，贵族，名律师
堂塞瓦斯蒂安	埃玛的堂兄
堂胡安·内波穆塞诺	埃玛的叔叔和管家
莫奇·胡利奥	歌剧团老板，男高音歌手
戈赫奇·塞拉菲娜	女高音歌手，莫奇的女弟子和情妇， 雷耶斯的情妇
明赫蒂	男中音歌手，钢琴师，埃玛的情夫
堂巴西里奥·阿瓜多	埃玛的家庭医生

—

埃玛·巴尔卡塞尔是个独生女，自幼受父母溺爱，15岁那年小小年纪便爱上了父亲的抄写员。父亲以律师为业。那抄写员名叫博尼法西奥·雷耶斯，出身忠厚人家，一个世纪前祖上还是名门望族，但到了最近两三代，却是屡遭祸殃，败落下来，过起了穷日子。博尼法西奥性格平和温顺，多愁善感，心地善良，喜欢音乐和魔幻故事成癖，并且三天两头光顾小城的租书铺。他是个美男子，一副浪漫气质，个儿不高不矮，“椭圆形”的脸稍显苍白，一头细密的漂亮的栗色卷发；他双脚小巧，腿修长，整个身段匀称而优美。他穿着十分得体，朴素大方，不带半点儿造作，这要归功于在剪裁上下了功夫。对于严肃认真而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的工作，他是什么也干不来。此人写得一笔好字，笔划很是秀逸，只是慢条斯理，好半天方能写满一页纸。他写字随心所欲，龙飞凤舞，离奇古怪，就

是说，压根儿不讲究书写规则。凡是他自认为极其重要的词，比如爱情、慈善、甜蜜、饶恕、时代、秋天、博学、柔和、音乐、未婚妻、欲望以及其他照此类推的词语，他都全用大写。埃玛的父亲堂迭戈·德巴尔卡塞尔出身高贵，又是一位名律师，决定辞退可悲的雷耶斯，因为“总而言之一句话，他根本不熟悉抄写员这一行，以致屡屡使迭戈先生在法庭上面对法官出尽洋相”。然而就在父亲解聘这位抄写员的同一天，女儿也决定了同她的情郎私奔。博尼法西奥虽然接受了埃玛的爱，但他却不愿被她骗走。不过，他的反对无济于事，最后还是被埃玛用强制的手段，用爱情的力量把他拖走了。但是，警察可是些身手不凡的人，他们甜甜蜜蜜的日子没过几天就被抓住了。结果埃玛被关进修道院，抄写员则从这个忧郁乏味的三流首府消失，从此长期下落不明，没有人知道他的行踪。埃玛在她的宗教监狱中度过了几年，父亲辞世后，她便没事儿似地离开修道院重返世俗生活，那时她已是有钱人，身上生出了一股傲气。她的叔父作为家庭总管，自然地扮演起了她的保护人的角色。埃玛对自己的贞洁坚信不疑，为此感到十分的自豪，并且竭力炫耀自己的白璧无瑕，以迫使所有世人都相信她一直守身如玉。她的想法是要么结婚，要么离开这个世界。她想结婚为的是证明自己的清白，保全自己的名誉。然而，可以接受的追求者一个也没有出现，巴尔卡塞尔小姐心中昼思夜想的依旧是那个她十五岁时爱上的抄写员。但是，她并不去设法打听他的下落，而且即便他来到她的身边她也不会答应同他结婚，因为那样就会给人以口实，遭人诽谤中伤。埃玛想先找一个别的人做丈夫，对，埃玛就是这样想的，她并不计较这样做的后果。反正是先找一个人嫁他，至于以后的事，她心中也不清楚，那就慢慢地等待吧。但她模模糊糊地感到，以后的事绝不是通奸，或许是她嫁的这个丈夫死后，她再第二次结婚，她认为这是她的权利，无可非议。埃玛离开修道院过了两年自由的

日子后，第一个丈夫真的出现了。那是个伪善、粗俗、沉默寡言的美洲人，岁数并不年轻，而且是个病秧子。他跟埃玛结婚，完全出于自私的考虑，为的是有一双柔嫩的手照顾他多病的身体。于是，埃玛成了一位出色的护士，她自认为已变成慈善院的修女。病病恹恹的丈夫只活了一年，埃玛也只戴了一年的孝，第二年，埃玛的叔叔，亦即她的监护人兼管家，以及一大堆偷偷恋着她的巴尔卡塞尔家族的叔伯兄弟，都依照这位家庭女霸王的专横旨意奔走五湖四海去寻觅可怜的逃亡者博尼法西奥·雷耶斯了。博尼法西奥·雷耶斯终于找到了，他在墨西哥，在墨西哥的普埃布拉市。他是去墨西哥寻宝发财了，但是命运之神没有帮他的忙，他失败了。眼下他在靠惨淡经营一份报纸为生，这家报纸把所有人无一例外地写作骗子和傻瓜。博尼法西奥过得凄凄惨惨十分的清贫，但是他不言不语，心态平静，一切听天由命，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他压根儿不考虑自己的命运。巴尔卡塞尔一家人通过自己一个商界朋友在墨西哥的关系人与博尼法西奥取得了联系。可是，怎样将他从普埃布拉弄回西班牙呢？怎样以体面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呢？他们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在省内离省会不到 20 公里的一个小镇上给他安排了一个差事，工作虽很一般，但却优于在墨西哥办报。博尼法西奥接受了，于是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他想知道应该向谁表示感谢，人们便领他去见了埃玛的一位堂兄（日后成了雷耶斯的情敌）。第二个星期，埃玛和博尼法西奥即久别重逢，三个月后便结为夫妻。可婚后只过了八天，埃玛就发现那个人并不是他梦中的白马王子博尼法西奥了。尽管他性格平和，但比她叔叔那个监护人和家庭总管更为让人讨厌，也不如自 20 岁直到中年一直无望地热恋着她的堂兄塞瓦斯蒂安具有诗意。

结婚两个月之后，埃玛突然感到自己的内心中焕发出一种对族内所有亲人——不管是在世的还是去世的——的一种无限强烈

的亲切感情。她把一些亲戚召到自己身边，花了一笔大钱修复了许许多多祖先的旧画像，并且暗示地、无望地爱上了巴尔卡塞尔家族的创始人、在阿尔布哈拉斯战役中驰骋疆场的名将、杰出的堂安东尼奥·迭戈·巴尔卡塞尔·梅拉斯。这位战将手执武器一身戎装，干瘪的脸上眉头紧锁，目光锋利，由于刚刚上过油彩似太阳一般光芒四射。这位画布上的神秘人物，在埃玛梦幻的眼睛中，似乎是昔日创造出丰功伟业的无与伦比的人物的理想典范。她爱上了她的这位祖先，他是按照她的想像推测出的全部骑士生活的象征，值得每一个企望出类拔萃的女子为他奉献出自己的激情。她强烈地希望脱离潮流，打破一切常规，挑战流言蜚语，强为之不可为，引起舆论哗然，这并非因为她读了一些荒诞不经的书而走火入魔，贪图虚荣，出出风头，而是一种自发的精神堕落，一种病态的欲望。为了埃玛修复那些家中珍藏的旧画像，堂兄塞瓦斯蒂安损失巨大。如果说埃玛已懵懵懂懂地置身于深渊边缘，她那纯理想化的暗自单恋却是救她于现实的水火之中。在塞瓦斯蒂安和堂妹之间隔着一片旧画布。一天下午，在暮色朦胧中，堂兄妹并肩在挂满先祖遗像的大厅里踱步。正当塞瓦斯蒂安准备用三言两语向埃玛表白这么多年来他默无一言，毫无希望地爱着她是何等的不容易时，后者却猛地打断了他的思路，令他点上灯，走近到那位杰出的祖先肖像前边。“不错，你们有一点儿像，”她说，“但是，很显然，我们这个家族已经退化了，他比你长得英俊得多，健壮得多。如今巴尔卡塞尔家族的男人们个个都弱弱巴巴。如果让你穿上这身盔甲，你的样子准会变得十分的滑稽可笑。”

塞瓦斯蒂安继续暗自毫无希望地爱着，阿尔布哈拉斯的战将继续捍卫着他们家族的荣誉。

博尼法西奥对堂兄和那位祖先都没有产生怀疑。当妻子宣布短暂的蜜月已经结束的时候，他感到无事可作，闲得无聊，因为那

个扮演管家角色的叔叔仍旧跑前跑后毫不含糊地一切听命于埃玛的吩咐；于是他想找点乐趣，以此来充实自己的生活。明眼人不难看出，博尼法西奥是个不善言辞不善交际的人，且外表冷若冰霜。尽管他自认为他的内心中有一种充满活力的美，自己是一个幻想家，一个懒洋洋的幻想家，但他的言谈举止、面部表情却都是平淡无奇、暗然无光的。如是，每当他窃窃自语时，他的言辞立刻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得高雅而充满感情起来。他想寻觅点什么充实他的生活，结果找到了一个笛子。那是一个乌木笛子，笛孔周围镶了银边，它是在岳父的一大堆文件中被发现的。当年那位名声显赫的律师协会的律师一人独处时也颇有一些浪漫气质，虽然上了点年纪，但吹起笛子来仍是情意缠绵，很是动人，但他从不当众演奏。埃玛思虑了一番，觉得父亲的笛子传给她的丈夫并无不妥之处。博尼法西亚先是用油将笛子仔细擦拭，继而又对它修饰打扮，结果把个旧笛子变得为如新的一般，然后他便全身心地沉迷于音乐，那是他最喜欢的情趣。他自认为他吹奏笛子的本领中等偏上，其音调准确悠扬，音色圆润，特别充满感情。那个忧郁的笛子散发出杏仁油的味道，酷似乐师脑袋的气味，它那柔和甜美的音质单调而平缓，可以说类似鼻音，这跟博尼法西奥·雷耶斯的秉性正好相称。就连他吹奏笛子时不得不频频弯下脑袋的夸张动作，也使他颇像一个老好人。雷耶斯吹奏笛子时，不禁会令人忆起拉斐尔之前一位画家笔下的音乐圣徒。黑色的笛孔上，浅栗色如同丝绸般柔软的胡须间，不时露出那清洁健美的舌尖。那双又大又温柔的浅兰色的眼睛——跟神秘主义者的眼睛酷似——竭力地往眼眶上方翻转着。但是这并不说明他是要去看天空，而是正视前面的墙壁，因为雷耶斯低垂着头，像是要发起一场攻击。通常他都是用脚尖点着地打着节拍。每到表情丰富的乐章，他便以腰部为轴，全身都波浪似地轻轻晃动起来。遇到欢快的乐章，他便忘乎所以，神彩飞

扬,用尽全身之力把笛子吹得更响亮,这在他这个平日死沉冷漠的人的身上不免奇怪。那双先前暗淡无光只盯着乐谱的眼睛,此刻好像变成了笛子的组成部份,或者说通过暗藏的弹簧从属于笛子,恢复了生气,散发着光和热,表露出无可言状的窘困,就如一个机灵的动物求援的眼睛一般。每每这种时刻,博尼法西奥就象一个溺水者,徒劳地想觅到一块救生板。他面部肌肉紧紧地绷着,面颊涨得通红,眼神中流露出热切的希望,雷耶斯认为唯有如此方能表现出他对音乐旋律的强烈感受和极大的热爱,然而,实际上这更像不可救药的窒息的征兆,它只能使人想到中风和其他什么可怕的生理危象,而绝不是音乐迷那种鸽子般纯洁美丽的心灵。

博尼法西奥·雷耶斯穷得身无分文,但他不想麻烦任何人,也不想花妻子的钱去买乐谱,他便向人借来了波尔卡舞曲曲谱和全部的意大利歌剧总谱(这是对他最具魅力的),自己动手抄录所有那些用可爱的五线谱音符代表着的和声及旋律的震撼人心的激流。埃玛从不计较他的这些爱好和占用的时间,他每天的大部份时间都是花在这方面的。只要求他在指定的时间一定要穿得整整齐齐,衣着考究,陪她外出散步和探亲访友。对埃玛来说,她的博尼法西奥只不过是件为她装装门面的装饰品,但他的外表形象还能拿得出去,而且他的模样还引起了城里许多阔太太的嫉羨。她给丈夫买昂贵的衣服,让他穿得光彩照人,为的是在人前将他炫耀,也是为了让看到她始终以上帝的慈悲心肠对待丈夫。开头,博尼法西奥似乎对自己的这种命运感到高兴,对家中的事务一概不闻不问。他个人的花销不超过一个学生,因为那些侈奢的衣着严格说来不是他自己花的钱,而是妻子出于虚荣心为他的支出。当然,他高兴把自己打扮得体体面面,但是,即便不穿这些豪华的衣服他也不会有什么遗憾。另外,马德里穿着过份时髦,向马德里订做本城压根儿没见过的裤子和大礼服他认为多此一举,白白

浪费金钱。他认识当地的一位普通裁缝，也是个爱吹笛子的人，收钱不多，都完全可以剪裁出比那些可恶的时装大师毫不逊色的衣服。不过，他只是心中这样想，却不说出来，妻子爱怎么打扮他就怎么打扮他，他从不提异议。他拿定主意，他在巴尔卡塞尔家中的地位被看得愈无足轻重愈好，他对一切都要默无一言。

二

埃玛是一族之主。这还不算，为上所述，她是族里的霸王。叔叔伯伯们，表兄表弟们以及侄子侄女们，无不对她惟命是从，任她的种种怪念头摆布。她的这种霸主地位单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并不充分，但无疑经济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巴尔卡塞尔家族的人都是穷人。他们的生殖能力闻名全省，本族的女人们个个儿女成群，嫁到这个家族来的媳妇们在生儿育女方面比这些女人也毫不逊色。多生育后代，不想下力气干活，这似乎成了这个家族的座右铭。在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巴尔卡塞尔家族的男人中，没有一个男人比得上埃玛的父亲勤奋，但这位作律师的人，生育的子女却比族内其他男人都少。前边已经说过，埃玛是独生女，因此她是那位具有浪漫气质而且喜欢吹笛子的律师的全部财产的继承人。但是那位精明勤勉的律师的积蓄传到女儿手中时已减少了一定的数量。看来堂迭戈·巴尔卡塞尔生前的品德并非像人们认为的那般无可挑剔。他的真正的品德就在于处世谨慎，一切秘密操作。他心中清楚，邪恶的行为和丑闻是秩序良好的社会的最可怕的敌人。他身边美女如云，既可以诱奸家中的女仆和女儿的使唤丫头，或者像邪恶的淫欲数次撩拨的他那样，也可以去勾引那些可敬的女主顾，也就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对那些前来事务所求他给以法律和

道德点拨的无依无靠的太太们，他是无法无动于衷，作一个清白的鳏夫的。不错，人的意志是脆弱的，情欲的冲动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是为女色所征服去放纵自己还是将这种恶习给予恰当的控制，他选择了后者。于是，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利用巧妙的安排，偷偷地接受了阿佛洛狄忒的帮忙^①。在城外，具体点儿说，在他为照料自己的产业和处理别人委托的事务而三天两头光顾的郊区村庄里，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不负责任的亚伯拉罕^②，亦即“多国之父”。他跟许多女人通奸，生下的私生子能组成一个村镇。就这样，在他精疲力尽立遗嘱的艰难时刻，不管是他本人的良心还是平日屡次帮他掩盖丑闻的忏悔律师们的良心，以及某些罪恶的女人扬言要把他的见不得人的勾搭行为公诸于世的恶言恶语，都不允许他对自己的亲生骨肉所应该承担的一些义务完全置于脑后。这样，他就不得不千方百计，偷偷摸摸地把遗产这儿分一点，那儿分一点，最后按法律埃玛应该继承的财产就减少了许多。这还不是最坏的，更为糟糕的是，堂迭戈根据同一位精神导师的指点，在立遗嘱之前就悄悄地把许多财产赠送给别人，显然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主要是害怕丑事败露，不过，据说这也正是他的一大美德所在。总之，埃玛继承到手的遗产比父亲实际拥有的资产少得多，不过，对此她几乎一无所知，因为她一见到文件账本之类的东西就头疼，一见到数字就晕厥，一见到法庭传票公文之类就心烦意乱，厌恶之至。每逢遇到产业上的事，埃玛总是说：“让叔叔处理吧！”她除了花钱之外，其他全是一笔糊涂账。堂胡安·内波穆塞诺，以前是她的监护人，眼下是她的管家，此人很想把那些如嗡嗡飞的苍蝇

① 又译阿芙罗狄蒂。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罗马神话中称为维纳斯。

② 希伯来人的祖先；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三种一神教所推崇的圣人。据圣经记载，亚伯拉罕原名亚伯兰，上帝允许他生下众多儿子，一百岁时还得了一子。

一般围着已被大打折扣遗产打转转的亲戚们赶去，但是他无能为力，因为侄女对不管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所有巴尔卡塞尔家族的人都感情真诚而深挚，她要求对他们不分贵贱高低，一律热情慷慨接待。堂胡安只能满足于充当那一非教会的慷慨施舍的惟一管理人的角色，但是他的影响不足以避免那种挥霍浪费，也无法从他昔日所监护的侄女的过份的慷慨中捞到自己的好处。

埃玛曾流过一次产，虽然脱离了危机，但却伤了内脏的元气，患了严重的消化不良，身体变得消瘦不堪，眼角也过早的出现了鱼尾纹。如果说上述情况还能掩饰，她却无法掩饰她冷漠、阴险以及令人反感的目光。这个整天家病恹恹的女人的某些亲戚昔日曾经在吉他的伴奏下歌颂过她那双目中的神秘之光，可如今这神秘之光都变成了上述那始终伴随着她的冷漠、阴险及令人反感的目光。她现在十分的神经质，动不动就大发雷霆。埃玛把那些从前偷偷爱着她的亲戚，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性格和气质都量材使用，十分地宠信，而对她的丈夫却愈来愈鄙视，视他为活着的废物。对她族内的亲人又是一团火般地亲热。

雷耶斯心中十分地清楚，他自己没有任何过错，他之所以逐渐变成姻亲们的冤家对头，变成一个失败者，一个受侮辱受损害的人，是因为妻子死死地捆绑了他的手脚，把他毫无自卫能力地交给了那些亲戚，以致那些亲戚都拿他当软面包捏，不把他放在眼里。

巴尔卡塞尔家族的人本来居住在山区，后来下山来到肥沃的低地和平原上的城镇以企过上更为舒适富裕的生活。他们使出全身解数去追求可以受益的婚姻：要么用崎岖的山地老宅里的贵族头衔和石雕族徽去引诱城里的富户，要么用这个家族“多产的”一个个美男子的堂堂外表和潇洒风度去打动那些柔情似水的窈窕淑女的芳心。巴尔卡塞尔家族的男子汉虽比不上祖父那么英俊威武，但他们几乎个个也都是相貌出众，风流倜傥。然而他们全都不

善言辞，神态死板，喜欢皱眉蹙额，而且声音沙哑。另外，他们待人冷漠，且毫不掩饰自己的傲慢。他们还有一大特点：过份地眷恋斗篷。低地的村镇一年中大部份时间温和湿润，实际上斗篷是多余的，然而他们常常披着斗篷去寻找意中人，倒也没什么不相宜。有几个巴尔卡赛尔家族的男子汉，居然身披斗篷，骑着他们那瘦得可怜的坐骑远征，神态坦然地踏进了省城的大门。终于，埃玛的父亲堂迭戈——无疑他是巴尔卡塞尔家族的超级天才——理直气壮地闯进了省城，成了一个有进取心但却生活放荡的学生。待到他上了些年纪，有了些学历之后，他的性格突然改变，严肃得异乎寻常起来。他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垄断性地帮助山区主顾们打官司。他对达官贵人、跟他同样严肃的大法官以及高雅风趣的朋友们阿谀奉承。他婚姻美满，也因此摆脱了贫穷，在法律界混得像灯塔一般光芒四射，出人头地。虽然他身上不乏浪漫气质，甚至在家中还写了八行诗，噙着泪水吹奏起笛子通过笛孔打开感情的安全阀门，但他在严格尊重法律条文上毫不含糊，反对感情用事和对神圣的法律进行轻率的随心所欲的解释。出庭辩护时，他从未受到过哪怕是一次最有礼貌的提醒。他所用的语言是如此干净利落，纯洁无瑕，法官们无不为之赞叹。说实在话，为了在语言上达到这一目的，堂迭戈也不免有矫揉造作地追求华丽词藻之嫌。不过，凭心而论，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出于职业的需要，他往往被拖入私人腐败的污泥浊水，为了摆脱某种窘境，他也只好借助夸饰的文采雄辩地取得出于污泥而不染的效果。有一次，他不得不十分为难地指控一个卑鄙下流的神父犯了道德败坏罪；在法庭上，虽然他内心中努力想表现得慷慨激昂，威严可怕和铁面无情，但在他的语言中，却始终用不上严厉的形容词，甚至连强硬的、生动形象的话都找不到；指控到达最激烈的程度时，他也只是称自己的对手为“轻信别人出坏点子的神父，如果允许他这样评判的话”。后来堂迭戈

在对人解释他所说的“轻信别人出坏点子”的意思时说：“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受别人教唆，或许是受魔鬼的教唆，神父是不会有这般的淫荡行为的。”巴尔卡塞尔律师在他法庭上的辩护词中，不得不时时加小心同他在家乡时常用的那些粗俗的、过份随便的语言作斗争，那些粗话一不小心就会从他的嘴里冒出来。但他毕竟还是能把握自己，每次都能找到相应的文雅语言来代替那些粗俗的不文明的语言。例如，有一次，当他不得不谈到一个谷仓或一座面包房的座墩时，在他的家乡此物叫作石柱，他为了不让这样的措词弄脏了自己的双唇，在即将脱口而出的当儿，他灵机一动又把它改为“谷仓的那些支撑物，尊敬的先生”。除了上述这些本领使他在法庭上赢得好感和尊敬外，他还有一个不可小觑的本领，这就是他能轻而易举的把日期准确无误地记在脑子里，可以说他脑袋里的数字超过对数表。就这样，由于堂迭戈在法律界的功绩，巴尔卡塞尔家庭这个姓氏终于比昔日数个遥远的世纪中祖先们的赫赫战功放射出了更为奇异的光彩。不错，堂迭戈成了闻名遐尔的大律师，不仅有了尊严，也捞到了钱财，可谓名利双收。自然，亲戚们都是争先恐后地凑上来，变着法儿地想沾他些光。由于巴尔卡塞尔家族的女人和妯娌们生育能力旺盛得出奇，这个家族的成员几乎要布满整个世界，这种过失使他沦为了痛苦可怜的无产者。这种放任自流，毫无节制的生育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不管这个家族同多少可以沾光的人家联姻，也不足以将他们从最终将落到一贫如洗的境地中的恐惧中解脱出来，这是不言而喻的。当年那种浩浩荡荡洪流般从山上下来涌向谷地寻求发展的景象，如今已以同等的规模飓风般地回流，毫无计划地生下来的无力劳动的大批巴尔卡塞尔家族的子子孙孙们，重新又上了山，回到自己的祖宅去安家立业。说他们无力劳动，是因为埃玛的亲戚们差不多个个都是赌徒，其中许多人还成了赌博狂，不能自制，最后由于心动

脉破裂而一命呜呼。他们的活动就是整日呆坐在牌桌上吆五喝六，这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至少从经济意义上讲不是。堂迭戈死后，巴尔卡塞尔家族失去了唯一的支柱，上山返乡的潮流就更为加速了。每当他们下到谷地平原上来时，他们就愈发显示出那种粗野山民的气质，愈发傲慢无礼，对省城上流社会的礼仪，那些名目繁多的规矩，也加倍地仇视。他们越是贫困，就越是有一种门第的虚荣心，也就越鄙视平原和城里的人，瞧不惯他们的生活方式。山上的巴尔卡塞尔家族的人称低洼的平原为河水流灌区，他们只承认那儿有一样东西值得尊重，那就是牌桌。他们下山到城里和平原上赶集的惟一目的就是赌钱，输光、典光，然后走人。

这个家族在重返山区的过程中逐渐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一群游民。此乃这个家族的全面返祖现象。有一段时间，埃玛的狂躁性格曾某种程度地遏止了这种可怕的倾向。在埃玛身上极其强烈地苏醒来的对同族人的亲情促使许多族中人与平原地区及文明生活和谐相处起来。他们到省城去得更频繁了，或许是因为那儿东西更便宜，生活更舒服。人所共知，著名的已故律师堂迭戈·巴尔卡塞尔的住宅已成为 *Jenodokia jenones*——如果他本人还在世的话肯定会这样叫的——，或者用西班牙语讲，即外乡人的投宿地之意。过去有一个时期，埃玛曾不无卖弄风骚地对家族中的叔伯兄弟和叔伯们——有的叔伯也对她动了感情——的爱慕压根儿不放在眼里，可如今，由于流过一次产，她的花容月貌已不复存在，尤其是失去了青春少女的那股水灵劲儿，只能无可奈何地以追忆往昔在爱情上那些不足挂齿的胜利而聊以自慰，以反复回味过去屡屡被爱慕者追求的甜美感受而自豪。当年，一大群巴尔卡塞尔家族的男人围着她打转转，她使他们感到一种令人陶醉的愉悦，仿佛置身于一种温暖的芬芳四溢的环境之中，那些人为某一天欣赏到她的莞尔一笑，即便一头扎进河中也无怨无悔。

那种在家族的某些男子身上产生的爱慕之情势所必然地成为了过去，否则就会落得个滑稽可笑的结局。

光阴荏苒，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上的脂肪也多起来，再加上山上那穷困的野人般的生活平庸得可怕，这使随便什么企图使爱情永恒的努力都失去了真实性和可信性。然而，这没有关系，埃玛满意地看到，在她周围仍旧簇拥着一群男人怀着尊敬和深情怀念已经死去的爱情，这些人把与山区家族的孤僻、粗鲁的天性相容的全部殷勤都奉献给了自己所崇拜的人。当然，这些对昔日的情缘念念不忘的人，之所以今日还是对埃玛毕恭毕敬，兴许首先想到的是这位堂迭戈的女继承人的慷慨大方，因为在整个家族中，唯有她尚有些钱财。然而，这位倒霉的博尼法西奥的任性的妻子却从来不去仔细考虑一下全族人无可争议地尊重她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深层次原因。很可能没有一个族里的男人认为埃玛仍然美貌动人，因为女人的丰韵在她身上已荡然无存。但是，出于义务和习惯，某些男人还是偷偷地表现出他们的殷勤，佯装在一堆灰烬的下面，他们的内心中仍旧燃烧着一团熊熊的烈火，埃玛对此没有明确的认识，只是朦朦胧胧地相信那是真的，心中倒也高兴，于是便也情不自禁地品味起那令人生疑的爱情供果来，恰如欣赏从远处隐隐约约传来的音乐声，使人摸不清是精神捕捉到的一种感觉还是耳朵真的听来的。巴尔卡塞尔家族中有一个信条，这信条是永恒不变的，其内容为：时光对埃玛是驻足不前的，她的胃病是小事一桩，她流产之后反而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健美水灵，楚楚动人。谁也不会相信这种鬼话，因为显然事实并非如此，但人人都口是心非地断言那是真的。埃玛这位女苏丹任性成癖，性格暴烈而喜怒无常，她的那些侍臣们忍辱受屈为家常便饭，是不可避免的；这些人要报复她就拿博尼法西奥·雷耶斯出气，毫无顾及地蔑视他。埃玛对待丈夫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讲颇似一位古罗马皇帝对待他的马，那皇帝一时